

上海人把喝酒称“吃老酒”或“吃小老酒”，吃起来多是黄酒，黄酒也叫“绍兴酒”或“绍酒”。袁枚说：“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膏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

如《上海副食品商业志》所言，“绍酒是市民社交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常饮的主要酒类。”听一“老克勒”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一般商业酬酢、喜庆寿宴上，人们大都喜欢用黄酒。”因黄酒温和，酒精度一般11至18度；相比40到65度的白酒，更为多数人接受。度数低，有北方朋友轻视，没想到发作慢而后劲足，醉倒的不少。看来，吃

黄酒不是其强项。北方汉子如白酒，一点即燃奔放在外；南方后生似黄酒，一热沸腾豪情于内。

经营黄酒为主的绍酒业是上海酒商业中最早的行业。在清乾隆年间，绍兴人就运黄酒来沪

上海人的黄酒

袁念琪

卖，王恒豫是当时绍酒老大。至1744年(清乾隆九年)，王宝和酒栈开张于咸瓜街，老板王仁山是绍兴王宝和酿酒作坊掌柜王桂生的儿子。除这“两王”，王裕和、永济美、同宝春等店也有名气。之后，做黄酒生意的集中四马路(今福州路)，以王宝和、高

长兴店面为大。

皇亲唐鲁孙说，“上海吃老酒讲究是陈绍、花雕、太雕、竹叶青一类黄酒系列。”这竹叶青不是今以汾酒为底酒的白酒，而是属绍兴酒系的黄酒。古时的竹叶青，就是黄酒加竹叶

酿成。余生也晚未能尝到，听前辈说：比绍酒颜色浅、味道淡，却香醇不减。

黄酒有外来也有本地产。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前，上海市场瓶装黄酒有本地枫泾酒厂特加饭，青浦酒厂上海甲级黄酒，有绍兴加饭酒；我吃枫泾特加饭。一次，买酒回家，忘带钥匙。趴在园铁门前，先把酒从门下空隙塞进去；人翻入后再取酒。朋友曾送酒一罇，40多斤；开泥封去荷叶，用竹筷绑酒杯把柄，自制酒吊拷酒。

没几年，绍兴进沪的黄酒多了，我改吃绍兴酒。首取东风酒厂会稽山，挨下是古越龙山；选择是按1966年前全国评比冠军亚军排名。如两者无则选塔牌，它是绍兴酒1958年起用的出口牌子。本以为黄酒是江南专利，1987年参加中国首届黄酒节开了眼界，见到即墨黄酒等北方黄酒。

我吃黄酒倒不在意年头。说是“酒似耆老宿儒，越陈越贵”。而行家告知，陈酒并不百分之百的陈。陈酒因酒精发挥淡而无味，要掺新酒才醇香。不只是“女儿红”，黄酒都是埋多年后取出，勾兑了上市。

舍，同学亲友，还有儿时的伙伴，不约而同地涌向我家，围着我问寒问暖，有的还挎来了花生、玉米棒子、瓜果等农家特有的礼品。一拨一拨赶来的客人把我家挤得满满当当。此情此景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过了一年又一年，不知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知不觉的茫然中，故乡似乎越来越陌生了。尤其进入新世纪后，我曾回乡几次，但故乡似乎失去了往昔的热情，感觉一次比一次淡漠。毋庸置疑，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故乡变得富裕了，高铁开通了，高速公路连上了，乡级水泥公路也修进了偏僻的小村。周家宅的乡亲们大都住进了漂亮的农家小楼，不少家还有了私家小汽车。而近年来，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许多乡亲在城里买了房，孩子们也跑城里读书了，不少人家常年关门闭户，乡下变得冷清寂寞了。

故乡，你在哪里？让我欣慰的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留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建设思路，为中国农村新一轮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想，用不了多久，中国广大农村，连同我的故乡都会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驱马傍江行，乡愁步步生”。伫立在故乡的土地上，我竟萌生出写一本关于留住乡愁的文集，把故乡的昨天，儿时的记忆，以及风土人情，习俗方言，宅河桥堤，名人轶事，乡亲故友，一一道来。不求词藻华丽，但求原汁原味，读来身临其境，回味无穷。一如故乡的熙生老酒，闲时三五朋友小酌，虽人口辛辣，但味绵香醇，别有一番滋味。今天，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乡愁何处》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我要让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能凭着故乡千年的习俗，山歌的旋律，亲切的乡音，找到久违的乡愁，找到属于自己的根。

掺酒者称“老老师傅”，好酒出自他的手，关键是调和好新老酒的比例。

黄酒自古热了吃，从陶渊明“有酒盈樽”到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这“樽”就是古人可加热的酒器，当中可点火热酒。沪上名中医陈存仁说，“从前宴客都用黄酒，必须烫热了饮。”而且，不论冬夏都烫热了吃，如此才能品出黄酒的香醇。

想来是这缘故，晚晴的老外把黄酒叫“温酒”。普鲁士驻沪领事拉度维茨给母亲的信里，提及江苏布政使刘郁膏宴请的温酒：“一开始觉得不好喝。后来味道很不错。”最后是：“喝完刘的温酒，我们觉得舒服极了。”

过去，店里用热水锅热酒，木板盖有数圆孔，内放上粗下细的锡瓶。也有用热水温锡壶，曾在王宝和用过。依袁枚经验：“炖法不及则凉，太过则老，近火则味变。须隔水炖，而谨塞其出气处才佳。”现在，有店家把酒倒壶里烧，有损酒品质与味道。

在家热酒，把一玻璃杯酒放入不锈钢杯，倒入开水，加盖温热。没用家里专温酒的圆瓷缸，嫌小瓷杯量少，吃来不爽。曾用微波炉加热，觉得保温不如热水温杯。

一老上海说：上世纪40年代，店里卖黄酒都半斤起板。令我想起古酒器觥，一觥约合现在的半斤；这生意做得有些古风。那时喝酒，一人独酌，半斤起步；两人吃，起码三五斤。我过去与朋友吃，不过每人一瓶600ML。纳闷的是过去的酒好？还是今人的酒量不好？

每到冬至做黑枣酒，这就是我的冬令补品。过去妈妈替我做，现自己做。枣隔水蒸，凉后放大口瓶；倒黄酒浸。二月后就可开瓶吃酒头，倒出的

结识徐中玉先生前后有三十多年，到华东师大二村的寓所去拜访过三四次。其中和陶艺家谈桃林同住令我难忘。那次是陪桃林兄为94岁的徐先生创意“寿壶”去征求意见的。这天，徐先生在书房里先让保姆沏茶。然后，他手捧毛坯壶，与我们讲述念中学时与宜兴学友的逸事，又说了许多紫砂艺术的轶闻。能听出，他很内行。说着，徐先生转身从书桌上拿一纸给我，见稿纸上书写着：热爱生命，但求无悔。写与正伟同志共勉。徐中玉。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六日。下方盖着一枚鲜红的印章。这是我得到他的唯一墨宝，倍觉惊喜。

1985年初，我在四次全国作代会上做工作人员。其间，见许杰、徐中玉、钱谷融同进同出，形影不离。同事见我好奇，便说，此“三剑客”是华师大名教授。不久，我读在职大学听介绍《大学语文》是徐先生创办的。闻之，肃然起敬。此后，他当选为副主席，经常到作协开会和活动，与他就熟了，一次，徐先生对我说他想与花园里的鲁迅先生雕像合影。几天后，我把他和坐在藤椅上，手握书卷的鲁迅先生合影照给他时，徐先生说他钦佩鲁迅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还提到了他出版过《鲁迅遗产探索》一书。随后，他说到了巴老，称其是鲁迅精神的传承者。他的话使我想起徐先生在作协的几年里，逢年过节总会随主席团上巴老家探望。每次去，巴老总勉力坐在一边，静静地注意地听大家说话，不时亲切交谈，说他恳切的愿望，建立现代文学馆的事。那天，徐先生还给我说起亲历的一件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徐先生在修订《大学语文》第三版时，该刊曾收入巴老翻译屠格涅夫的《门槛》，发现与译自不同语种的另一译文内容略异，便写信请巴老核实。巴老复信帮他释了疑。事隔多年，徐先生为我拙作《晚年巴金》作序时，重提旧事，可见事小，印象却很深。

酒黏稠带甜，让我念起姆妈。酒吃完再加，直到味淡，把泡大的枣与酒同吃。往往黑枣酒吃完，楼下的玉兰也开了。

说黄酒加话梅及冰糖是日本人吃法。在绍兴酒进日本后，这酒习依旧。现在，有的黄酒出厂前就加蜜加糖，真是阉了它的雄浑阳刚，埋汰了它的英名。

热爱生命，但求无悔

陆正伟



画家谢春彦在徐先生的“寿壶”上作画助兴。画面上，徐先生盘腿打坐，题款：徐夫子，神州文场老黄忠。据我所知，历史上的黄忠73岁战死疆场，而“徐夫子”75岁刚当选第五届作协主席，准备为繁荣上海文学事业撸袖出力呢。他把巴老的嘱托：“要把作协的工作做好，团结大众，多出优秀的作品。”作指南。

一上任，在员工会上提出：协会的中心工作是为作家服务。还说道，没有作家，何来作协，此声如响锤敲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心上。主席团还订立一批实事项目如为80岁的老作家举办纪念活动；给有特殊困难的作家提供帮助等。他还率作家赴厂矿、农村、海军舰艇体验生活。设想创办“创作之家”。为此，他与赵长天、曹致佐等专程赴无锡实地察看。此间，作协会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上海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活动，年近80的徐先生任评委会主任。为推出优秀之作，无论初评，还是终评，他都亲自过目。而且，他还担任着《文艺理论研究》的主编，等他回校审稿。如此超负荷工作他从不言累。

徐先生在为我写的序言里，两处写到巴老关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设。他不仅拥护，还为之出过力。1993年11月7日，我随徐先生到东湖电影院参加“当代著名作家捐赠著作兴建文学馆义拍”活动，全国140多位作家捐出300余部作品，其中有徐先生的《现代意识和文化传统》。义拍结束时，我见徐先生代表作协将10多万元拍卖款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时说：“这笔钱对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杯水车薪，但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充斥于当时，更显出了文学的纯洁和高雅。”

睹物思人，徐先生的题词仿佛用他百多年的人生经历提示着我：生命的意义只有通过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得以体现。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业广惟勤



勤则不匮

篆刻 杨靖

我的故乡在哪？走进花甲之年的我常常问自己。有人质疑，难道故乡还需要寻找吗？我无以回答。离开故乡几十年，断断续续回乡过几回，可不知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图上的故乡依然清晰，可记忆中的故乡却变得模糊，甚至愈行愈远，难以找寻。“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故乡是人生道路上最初的驿站，是生命旅途中最温馨的港湾。我的故乡在黄海之滨，长江北岸一个叫周家宅的村落。夏天是宅上热闹的时候，夕阳落下，院子里摆开十几个饭桌，一家家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邻居中有喜欢串门的，端着饭碗挨家挨户转悠，碰上客套的，会招呼客人夹筷菜尝尝，或给夹个点心什么的。饭毕，家庭主妇们忙着收拾锅碗瓢盆，男人们则点起烟，聚在一起侃大山。孩子们缠着会讲故事的舅舅伯伯闹腾，一直到大人喊着：“睡觉了，睡觉了！”才陆续散去。

当然，最热闹还要数过年时，那些年乡亲们生活不富裕，但过年总是要破费点的。杀鸡宰鸭，或在宅沟里捞几条鱼。还有蒸年糕做馒头也是不可或缺的。年夜饭是孩子们最企盼的，这天，许多人家都烧经祭灶，平时难得见到的白米饭、红烧肉都会端上饭桌。晚上，大人们会喝着自酿的米酒，守岁到很晚。那情那景，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从军的岁月里，我领略过东南海天的炮火硝烟，品尝过西北边关冷月的孤独寂寞。也曾参与过浊浪滔天的“九八”抗洪和令人荡气回肠的新型导弹发射试验。但无论在何方，记忆中的故乡永远是我奋进的原动力。父母亲人的一封家书，常令我热泪盈眶。

岁月翻过了一页又一页。1978年秋，我参军后第一次探亲。当穿着军装的我出现在周家宅时，小村沸腾了，东邻西

乡愁何处

陈汉忠



我出生于上海长宁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背景下，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离开了工作稳定的上海石化，选择下海创业。而后，为了提升广阔的视野和迎接更大的挑战，我又离开金山，只身奔赴上海市区发展，开始从“个体创业”向“组织管理”的身份转变。2015年，是互联网大变革的一年，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百花齐放的一年，我一直想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一定要创办沪生沪长的新零售企业，所以在同年，51岁的我在上海创立了盒马鲜生。“盒马”谐音“河马”，寓意嘴大吃遍天下；“鲜生”而非“生鲜”，是因为在上海都是男人们烧菜，取“先生”之谐音“鲜生”。我希望把这个好风尚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回望盒马的发展历程，离不开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创新制度，也离不开浦东新区这片试验田的土壤。这五年，搭乘创新创业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列车，我抓住契机创办了盒马，并在浦东新区的政策红利下，获得全国第一张“互联网+生鲜超市体验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我看来，盒马的诞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以开放新高度释放发展新红利，让盒

马改写了O2O的商业逻辑，重组了生鲜食品的产业生态。

通过30多年职业生涯积累下的丰富的信息化、现代物流、零售与电商经验，我坚持投入新零售行业发展的研究与革新。这也让盒马被业界评为新零售的标杆，引领了全球商超零售行业的变革。

虽然频获殊荣，但我仍坚守初心，围绕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

敢为天下“鲜”，梦想铸未来

侯毅

需求，不断优化零售与餐饮的商品结构。“每一个伟大的企业都是奋勇担当的公益先锋。”这些年，我带领盒马团队不断探索新零售赋能老字号品牌的跨界融合模式，推动与上海光明、北京六必居等一批老字号企业深度合作。通过重新设计商品，让老字号插上盒马新零售的翅膀，也能实现快速增长。2020年，我还带领盒马采购团队解决贫困农产品销路问题，累计带动销售额超过30亿元。我一直对自己说，要做改革开放的答卷人，这次疫情也充分说明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疫情期间，盒马以“不打烊、保供应、稳价格”为原则，带头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市场稳定运行。我亲

自带领物流、营运及技术团队多次加班加点讨论加强线上运力与安全配送的创新优化方案，并率先提出“共享员工”的创新人力合作模式，解决了餐饮、酒店、安保及汽车租赁等50家企业的4000余名员工的临时就业问题。我们主动向武汉市内139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了总价值超600万元的生活物资保障，并捐助了6万份盒饭。同时，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采购10亿元价值的小龙虾，助力后疫情时代的湖北农业加快向标

准化、数字化、品牌化转型。也是在2020年，我布局的盒马产业基地在浦东新区航头镇正式动工，我希望这个决策让盒马能够借助航头镇的产业优势，推动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深度融合，为上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盒马力量。

一个时代做一个时代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科技创新推动了时代的快速发展，拥抱未来就是我们这代人必须要走的路。

(本文作者为盒马鲜生创始人)

十日谈

明日请读：创业路上跟党走 要速度也要有温度，才能获得用户口碑。

责编：刘芳